

高等学校教材

中国现代 文学作品选讲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高等学校教材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讲

乔福生 朱梁卿 高文池 主编
钱谷融 审订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
(上海外国语学院内)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850×1168 毫米 1/32 17.25 印张 433 千字
1988 年 3 月第 1 版 1989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1,001—13,500 册

ISBN 7-81009-156-5/H·096

定价: 3.65 元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讲》序

在我国文科大学里普遍开设现代文学课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象《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之类的教材也已先后出版了不少，但大都是供综合大学或师范院校的中文系学生用的，专门为各种专业性院校或一般文科院校的非中文专业学生编写的则很少见到。同样名称的一门课程，往往因为学校的性质不同，它的设置目的和教学要求，也会随之有所不同，教材要力求能与教学的目的要求相适应，自然也不能完全一样。所以，各种不同性质的学校最好能各自编写出适合自身特殊需要的教材。但真要这样做，而且要想做得好，却并不容易；这决非一蹴而就，而必须经过不断的努力，才能做到。这本《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讲》，就是十几位在全国各外语院校担任汉语言文学教学工作的教师共同努力的初步成果。尽管他们还只是跨出了开初的一步，但这一步却跨得相当坚实，是很可喜、很值得称道的。

我觉得这本教材很有一些特色。首先，它的对象很明确，而又有较广泛的适应性。它主要供高等外语院校的学生作教材之用，也能适应一般文科院校非中文专业学生学习现代文学的需要，可以作为他们公共必修课的教材。外语院校的学生将来大多从事涉外工作，常常要跟外国人打交道。近年来，我国实行了开放政策，国际间的交往更加频繁，与外国人接触的机会也更加多、更加广泛了。外国人要求了解中国的愿望和兴趣日益增强，他们不但需要了解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中国现代作家作品，也需要通过现代文学作品了解我国的风土人情，社会习俗。这本教材所选的不但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的代表作品，而且都

是一些富有民族特色的作品，既能较好地适应上述的需要，也十分有助于丰富和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这不但对于外语院校的学生很切用，就是一般院校的学生要学习中国现代文学，这也是一本很合适的读物。作品的篇幅一般都不长，也比较适合公共课课时较少的特点。其次，每篇作品之后都附有“讲解”，这些“讲解”带有启发、提示的性质，旨在帮助学生提高分析鉴赏的能力。在教材的编写体例上这也可以算是一种创举，一方面便于学生自学，启发他们进行思考和探索；一方面也有利于教师在“讲解”的基础上，讲清难点和疑点，并作进一步的阐发。这样，对有的放矢地组织课堂教学，改进教学方法，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认为，这本教材不但适用于外语院校，就是把它作为其他高等院校现代文学公共必修课的教材，甚至作为一般文学爱好者的自学读本，同样也是完全适用的。

我和这本教材的编写者除高文池同志之外都素不相识，只是在看过他们的文稿后，才了解到他们是在严肃、认真地完成着一项平凡而有意义的工作。不少“讲解”写得生动流畅，不乏新意，颇见功力。据介绍，这本教材的编写者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同志曾经先后召开过两次审稿会议，选目几经推敲，文稿一改再改，历经两年之后才将文稿转到我的手里。出版社的负责同志并多次委托高文池同志面请我为本书审订并写序。他们这种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对我本人的厚爱，使我深受感动。我自己也是一名教师，忝为他们的同行，对他们的工作理应加以支持。虽自知驽钝，难副所望，也不便推辞，只得勉为其难地答应下来。而且同时，我也衷心以为他们的教材确有一些特色，相信是会受到人们的欢迎，给使用者（包括教学双方）带来许多方便的；故亦乐为之序。

钱谷融

1987年4月2日

目 录

鲁 迅

- 伤逝…………… (1)
秋夜…………… (24)
二丑艺术…………… (29)

郭沫若

- 凤凰涅槃…………… (33)
鲁迅诗稿序…………… (47)

郁达夫

- 沉沦…………… (51)

周作人

- 故乡的野菜…………… (86)
乌篷船…………… (89)

冰 心

- 寄小读者(七)…………… (93)
往事(二之三)…………… (99)

叶圣陶

- 潘先生在难中…………… (104)

朱自清

-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123)

俞平伯

-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134)

闻一多	
死水	(142)
徐志摩	
再别康桥	(145)
茅 盾	
春蚕	(149)
海南杂忆	(174)
丁 玲	
莎菲女士的日记	(179)
戴望舒	
雨巷	(221)
老 舍	
骆驼祥子 (一)	(225)
巴 金	
爱尔克的灯光	(236)
曹 禺	
雷雨 (第二幕)	(242)
沈从文	
沅陵的人	(265)
张天翼	
华威先生	(279)
沙 汀	
在其香居茶馆里	(288)
艾 青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305)
孙 犁	
芦花荡	(311)

丰子恺	
谢谢重庆	(319)
赵树理	
锻炼锻炼	(324)
刘白羽	
日出	(347)
马 烽	
我的第一个上级	(353)
杜鹏程	
延安人	(370)
贺敬之	
桂林山水歌	(390)
杨 朔	
金字塔夜月	(395)
杨青矗	
香火	(402)
黄宗英	
大雁情	(418)
贾平凹	
盼儿	(448)
舒 婷	
致橡树	(453)
王 蒙	
春之声	(457)
何士光	
乡场上	(470)
陈建功	
飘逝的花头巾	(483)

金 河	
打鱼的和钓鱼的	(510)
史铁生	
秋天的怀念	(531)
祖 慰	
在浓缩的人群中	(534)
许世杰	
关于申请添购一把铁壶的报告	(537)
后 记	(540)

伤 逝^①

——涓生的手记

鲁 迅

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会馆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地寂静和空虚，时光过得真快，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已经满一年了。事情又这么不凑巧，我重来时，偏偏空着的又只有这一间屋。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深夜中独自躺在床上，就如我未曾和子君同居以前一般，过去一年中的时光全被消灭，全未有过，我并没有曾经从这破屋子搬出，在吉兆胡同创立了满怀希望的小小的家庭。

不但如此。在一年之前。这寂静和空虚是并不这样的，常常含着期待；期待子君的到来。在久待的焦躁中，一听到皮鞋的高底尖触着砖路的清响，是怎样地使我骤然生动起来呵！于是就看见带着笑涡的苍白的圆脸，苍白的瘦的臂膊，布的有条纹的衫子，玄色的裙。她又带了窗外的半枯的槐树的新叶来，使我看见，还有挂在铁似的老干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

①本篇最初收入1926年8月北新书局出版的小说集《彷徨》，在此以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然而现在呢，只有寂静和空虚依旧，子君却决不再来了，而且永远，永远地！……

子君不在我这破屋里时，我什么也看不见。在百无聊赖中，随手抓过一本书来，科学也好，文学也好，横竖什么都一样；看下去，看下去，忽而自己觉得，已经翻了十多页了，但是毫不记得书上所说的事。只是耳朵却分外地灵，仿佛听到大门外一切往来的履声，从中便有子君的，而且橐橐地逐渐临近，——但是，往往又逐渐渺茫，终于消失在别的步声的杂沓中了。我憎恶那不象子君鞋声的穿布底鞋的长班①的儿子，我憎恶那太象子君鞋声的常常穿着新皮鞋的邻院的搽雪花膏的小东西！

莫非她翻了车么？莫非她被电车撞伤了么？……

我便要取了帽子去看她，然而她的胞叔就曾经当面骂过我。

蓦然，她的鞋声近来了，一步响于一步，迎出去时，却已经走过紫藤棚下，脸上带着微笑的酒窝。她在她叔子的家里大约并未受气；我的心宁贴②了，默默地相视片时之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③，谈泰戈尔④谈雪莱⑤……。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壁上就钉着一张铜板的雪莱半身像，是从杂志上裁下来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张像。当我指给她看时，

①长 (Chàn9) 班，旧时仆役的通称。

②宁帖，平静舒贴。

③伊孛生 (1828—1906)，通译易卜生，挪威戏剧家，他的名著有《娜拉》、《国民公敌》等。

④泰戈尔 (1861—1941)，印度诗人和哲学家。诗集有《新月集》、《飞鸟集》等。

⑤雪莱 (1792—1822)，英国诗人。著有长诗《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和短诗《西风颂》、《云雀颂》等。

她却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些地方，子君就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我后来也想，倒不如换一张雪莱淹死在海里的纪念像或是伊孛生的罢；但也终于没有换，现在是连这一张也不知那里去了。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这是我们交际了半年，又谈起她在这里的胞叔和在家的父亲时，她默想了一会之后，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说了出来的话。其时是我已经说尽了我的意见，我的身世，我的缺点，很少隐瞒；她也完全了解的了。这几句话很震动了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中发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

送她出门，照例是相离十多步远；照例是那鲇鱼须^①的老东西的脸又紧贴在脏的窗玻璃上了，连鼻尖都挤成一个小平面；到外院，照例又是明晃晃的玻璃窗里的那小东西的脸，加厚的雪花膏。她目不邪视地骄傲地走了，没有看见；我骄傲地回来。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彻底的思想就在她的脑里，比我还透澈，坚强得多。半瓶雪花膏和鼻尖的小平面，于她能算什么东西呢？

我已经记不清那时怎样地将我的纯真热烈的爱表示给她。岂但现在，那时的事后便已模糊，夜间回想，早只剩了一些断片了；同居以后一两月，便连这些断片也化作无可追踪的梦影。我只记得那时以前的十几天，曾经很仔细地研究过表示的态度，排列过措辞的先后，以及倘或遭了拒绝以后的情形。可是临时似乎都无用，在慌张中，身不由己地竟用了在电影上见过的方法了。

^①鲇（nián）鱼须，鲇鱼，鱼类的一种，上下颌有长而稀少的触须。或称鲇、猫鱼。

后来一想到，就使我很愧怍^①，但在记忆上却偏只有这一点永远留遗，至今还如暗室的孤灯一般，照见我含泪握着她的手，一条腿跪了下去……。

不但我自己的，便是子君的言语举动，我那时就没有看得分明；仅知道她已经允许我了。但也还仿佛记得她脸色变成青白，后来又渐渐转作绯红，——没有见过，也没有再见的绯红；孩子似的眼里射出悲喜，但是夹着惊疑的光，虽然力避我的视线，张皇地似乎要破窗飞去。然而我知道她已经允许我了，没有知道她怎样说或是没有说。

她却是什么都记得：我的言辞，竟至于读熟了的一般，能够滔滔背诵；我的举动，就如有一张我所看不见的影片挂在眼下，叙述得如生，很细微，自然连那使我不愿再想的浅薄的电影的一闪。夜阑人静，是相对温习的时候了，我常是被质问，被考验。并且被命复述当时的言语，然而常须由她补足，由她纠正，象一个丁等的学生。

这温习后来也渐渐稀疏起来。但我只要看见她两眼注视空中，出神似的凝想着，于是神色越加柔和，笑窝也深下去，便知道她又在自修旧课了，只是我很怕她看到我那可笑的电影的一闪。但我又知道，她一定要看见，而且也非看不可的。

然而她并不觉得可笑。即使我自己以为可笑，甚而至于可鄙的，她也毫不以为可笑。这事我知道得很清楚，因为她爱我，是这样地热烈，这样地纯真。

去年的暮春是最为幸福，也是最为忙碌的时光。我的心平静下去了，但又有别一部分和身体一同忙碌起来。我们这时才在路上同行，也到过几回公园，最多的是寻住所。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一不小心，便使我的全身

^①愧怍（rù），惭愧。

有些瑟缩，只得即刻提起我的骄傲和反抗来支持。她却是大无畏的，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

寻住所实在不是容易事，大半是被托辞拒绝，小半是我们以为不相宜。起先我们选择得很苛酷，——也非苛酷，因为看去大抵不象是我们的安身之所；后来，便只要他们能相容了。看了二十多处，这才得到可以暂且敷衍的处所，是吉兆胡同一所小屋里的两间南屋；主人是一个小官，然而倒是明白人，自住着正屋和厢房。他只有夫人和一个不到周岁的孩子，雇一个乡下的女工，只要孩子不啼哭，是极其安闲幽静的。

我们的家具很简单，但已经用去了我的筹来的款子的大半；子君还卖掉了她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我拦阻她，还是定要卖，我也就不再坚持下去了，我知道不给她加入一点股分去，她是住不舒服的。

和她的叔子，她早经闹开，至于使他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我也陆续和几个自以为忠告，其实是替我胆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绝了交。然而这倒很清静。每日办公散后，虽然已近黄昏，车夫又一定走得这样慢，但究竟还有二人相对的时候。我们先是沉默的相视，接着是放怀而亲密的交谈，后来又是沉默。大家低头沉思着，却并未想着什么事。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不过三星期，我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膜了。

子君也逐日活泼起来。但她并不爱花，我在庙会^①时买来的两盆小草花，四天不浇，枯死在壁角了，我又没有照顾一切的闲暇。然而她爱动物，也许是从官太太那里传染的罢，不一月，我

^①庙会，又称“庙市”。旧时我国传统的集市形式之一。设在寺庙里面或附近。一般在节日或规定的日子举行。

们的眷属便骤然加得很多，四只小油鸡，在小院子里和房主人的十多只在一同走。但她们却认识鸡的相貌，各知道那一只可是自家的。还有一只花白的叭儿狗，从庙会买来，记得似乎原有名字，子君却给它另起了一个，叫作阿随。我就叫它阿随，但我不喜欢这名字。

这是真的，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我和子君说起这，她也领会地点点头。

唉唉，那是怎样的宁静而幸福的夜呵！

安宁和幸福是要凝固的，永久是这样的安宁和幸福。我们在会馆里时，还偶有议论的冲突和意思的误会，自从到吉兆胡同以来，连这一点也没有了；我们只在灯下对坐的怀旧谭^①中回味那时冲突以后的和解的重生一般的乐趣。

子君竟胖了起来，脸色也红活了；可惜的是忙。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我们常说，我们总还得雇一个女工。

这就使我也一样地不快活，傍晚回来，常见她包藏着不快活的颜色，尤其使我不乐的是她要装作勉强的笑容。幸而探听出来了，也还是和那小官太太的暗斗，导火线便是两家的小油鸡。但又何必硬不告诉我呢？人总该有一个独立的家庭。这样的处所，是不能居住的。

我的路也铸定了，每星期中的六天，是由家到局，又由局到家。在局里便坐在办公桌前钞，钞，钞些公文和信件；在家里是和她相对或帮她生白炉子，煮饭，蒸馒头。我的学会了煮饭，就在这时候。

但我的食品却比在会馆里好得多了。做菜虽不是子君的特长，然而她于此却倾注着全力；对于她的日夜的操心，使我也不

①谭，同谈。

能不一同操心，来算作分甘共苦。况且她又这样地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两只手又只是这样地粗糙起来。

况且还要饲阿随，饲油鸡，……都是非她不可的工作。

我曾经忠告她：我不吃，倒也罢了，却万不可这样地操劳。她只看了我一眼，不开口，神色却似乎有点凄然，我也只好不开口。然而她还是这样地操劳。

我所豫期的打击果然到来。双十节的前一晚，我呆坐着，她在洗碗，听到打门声，我去开门时，是局里的信差，交给我一张油印的纸条。我就有些料到了，到灯下去一看，果然，印着的就是：

奉

局长谕史涓生着毋庸^①到局办事

秘书处启 十月九号

这在会馆里时，我就早已料到了；那雪花膏便是局长的儿子的赌友，一定要去添些谣言，设法报告的。到现在才发生效验，已经要算是很晚的了。其实这在我不能算是一个打击，因为我早就决定，可以给别人去钞写，或者教读，或者虽然费力，也还可以译点书，况且《自由之友》的总编辑便是见过几次的熟人，两月前还通过信。但我的心却跳跃着。那么一个无畏的子君也变了色，尤其使我痛心；她近来似乎也较为怯弱了。

“那算什么。哼，我们干新的。我们……。”她说。

她的话没有说完，不知怎地，那声音在我听去却只是浮浮^②

①谕(yù)，告诉，吩咐。着(zhuó)，表示命令的口气。毋庸，无须，不要。这些都是旧时机关上级对下级公文中的用语。

②浮浮，浮泛，不切实。

的；灯光也觉得格外黯淡。人们真是可笑的动物，一点极微末的小事情，便会受着很深的影响。我们先是默默地相视，逐渐商量起来，终于决定将现有的钱竭力节省，一面登“小广告”去寻求钞写和教读，一面写信给《自由之友》的总编辑，说明我目下的遭遇，请他收用我的译本，给我帮一点艰辛时候的忙。

“说做，就做罢！来开一条新的路！”

我立刻转身向了书案，推开盛香油的瓶子和醋碟，子君便送过那黯淡的灯来。我先拟广告；其次是选定可译的书，迁移以来未曾翻阅过，每本的头上部满漫着灰尘了；最后才写信。

我很费踌躇，不知道怎样措辞好，当停笔凝思的时候，转眼去一瞥她的脸，在昏暗的灯光下，又很见得凄然。我真不料这样微细的小事情，竟会给坚决的，无畏的子君以这么显著的变化。她近来实在变得很怯弱了，但也并不是今夜才开始的。我的心因此更缭乱，忽然有安宁的生活的影像——会馆里的破屋的寂静，在眼前一闪，刚刚想定睛凝视，却又看见了昏暗的灯光。

许久之后，信也写成了，是一封颇长的信；很觉得疲劳，仿佛近来自己也较为怯弱了。于是我们决定，广告和发信，就在明日一同实行。大家不约而同地伸直了腰肢，在无言中，似乎又都感到彼此的坚忍倔强的精神，还看见从新萌芽起来的将来的希望。

外来的打击其实倒是振作了我们的新精神。局里的生活，原如鸟贩子手里的禽鸟一般，仅有一点小米维系残生，决不会肥胖，日子一久，只落得麻痹了翅子，即使放出笼外，早已不能奋飞。现在总算脱出这牢笼了，我从此要在新的开阔的天空中翱翔，趁我还未忘却了我的翅子的扇动。

小广告是一时自然不会发生效力的；但译书也不是容易事，先前看过，以为已经懂得的，一动手，却疑难百出了，进行得很慢。然而我决计努力地做，一本半新的字典，不到半月，边上便

有了一大片乌黑的指痕，这就证明着我的工作的切实。《自由之友》的总编辑曾经说过，他的刊物是决不会埋没好稿子的。

可惜的是我没有一间静室，子君又没有先前那么幽静，善于体贴了，屋子里总是散乱着碗碟，弥漫着煤烟，使人不能安心做事，但是这自然还只能怨我自己无力置一间书斋。然而又加以阿随，加以油鸡们。加以油鸡们又大起来了，更容易成为两家争吵的引线。

加以每日的“川流不息”的吃饭；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吃了筹钱，筹来吃饭，还要喂阿随，饲油鸡；她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也不想到我的构思就常常为了这催促吃饭而打断。即使在坐中给看一点怒色，她总是不改变，仍然毫无感触似的大嚼起来。

使她明白了我的工作不能受规定的吃饭的束缚，就费去五星期。她明白之后，大约很不高兴罢，可是没有说。我的工作果然从此较为迅速地进行，不久就共译了五万言，只要润色一回，便可以 and 做好的两篇小品，一同寄给《自由之友》去。只是吃饭却依然给我苦恼。菜冷，是无妨的，然而竟不够，有时连饭也不够，虽然我因为终日坐在家里用脑，饭量已经比先前要减少得多。这是先去喂了阿随了，有时还并那近来连自己也轻易不吃的羊肉。她说，阿随实在瘦得太可怜，房东太太还因此嗤笑我们了，她受不住这样的奚落。

于是吃我残饭的便只有油鸡们。这是我积久才看出来的，但同时也如赫胥黎的论定“人类在宇宙间的位置”^①一般，自觉了我在这里的位置：不过是叭儿狗和油鸡之间。

①赫胥黎（1825—1895），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主义的宣传者。《人类在宇宙间的位置》（通译《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是他的著名作品之一。